



夏 天 著

躲 灯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躲 灯

夏 天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8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个风趣的短片剧本：一个青年人按老习惯在春节后送妻子回娘家，想让她清闲地住上一些日子，可是这种打算和村里跃进的气氛很不相称，夫妻两人最后终于打消了原有的想法，当天就赶回自己家中。

躲 灯
夏 天 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单会贤寺12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 × 1092公厘 $\frac{1}{50}$ • 印张 $\frac{14}{25}$ • 字数13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550册 定价：0.08元

统一书号：10061·130

(一)

画面上出現一幅剪紙画；新媳妇橫騎一头小毛驢，新女婿手执一根細皮鞭，在后面跟着。

画面上疊印着字幕，同时加旁白：

“河南农村，盛行着“躲灯”的风俗，每年正月初二，那些过門不到三年的新媳妇，由新女婿陪送回娘家拜年，然后新女婿独自回来，新媳妇要在娘家住过了灯节，到正月十七，才回婆家。

解放后，“躲灯”的风俗打破了不少，特别是去冬今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，回娘家“躲灯”的人就更少了，不过还有，你們看，这不是說着說着就来了……

(二)

正月初二早上。

在一条弯弯曲曲的黃土大道上，人們紧张地在修筑公路，运石料的大車，推土的独輪車，以及扁

担箩筐，熙熙攘攘，往来不绝。

灰尘起处，一头小黑毛驴不快不慢地从远处跑来，骑在驴背上的是一位二十上的新媳妇，身穿一身大红大绿棉袄裤，头插一朵粉红大绒花，看来是个刚出门不久的新媳妇。她的名字叫范巧灵。

后面紧跟着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穿一套新棉衣，肩头背一个花布小包袱，手执一根细皮鞭，不快不慢地跟着小毛驴。他就是送新媳妇回娘家“躲灯”的新女婿。

小两口从人群中跑过，那些赶车的老汉和担挑的青年都一齐停步注视他们，有的还指手划脚在议论他们。

新媳妇以为大家在看她打扮得漂亮，所以骑在驴上，那种神态就更加得意。

可是新女婿却知道人们这样注视他俩，是嘲笑他俩为何还未打破常规，还这样保守落后，所以他始终羞于正眼看人，低着头，只顾一个劲儿赶路，小毛驴越跑越快了。

新女婿赶上两步，把小驴赶进大道旁的一条岔路上，小驴慢了下来。

新媳妇觉得奇怪，勒定小驴，开口问道：

“干啥不走大路呵？”

新女婿气喘喘地：

“大路上人多！”

新媳妇明白了丈夫的意思，不以为然地：

“那有啥关系？”

新女婿不满意地：

“你没看见人家都在干活，可我们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！”新媳妇不服气地截住他的话
說：

“过年回娘家，又不光是我一个人！”說完就勒轉馱頭，重新回到大路上。

新女婿被搶白，本想頂她几句，但忍住了，于是轉身跟上，繼續赶路。

(三)

从南到北，一条新鋪的鐵路，架在一座石头旱桥上，鉄軌伸展前去，漫延无边。

他們走到鉄路前站定，一列裝載农业机器的貨車，在他們面前駛过。

新媳妇覺得奇怪，怀疑地問：

“我們大概走岔路了吧？”

“沒錯！”新女婿指着前面說：“你看前面不是大峽谷！过了谷不就快到你們村了嗎？”

“这里都变得不認識了！”新媳妇感叹地

說：“前几个月你接我到你們家时，这里还是一条小路，想不到就这么几个月，都通了火車啦！”

“哼！你想不到的事可多啦！”新女婿半帶挖苦地說：“这是大跃进，懂嗎？”

新媳妇半恼半嗔地瞪了他一眼：

“我不懂，就是你懂！”

新女婿不願把事态扩大，笑了笑說：

“走吧！都快晌午了！”

于是新女婿一手牽住籠头，一手搀扶媳妇跳下馱背，小两口越过鐵路，向大峽谷的方向走去。

(四)

他俩繼續赶路，来到峽谷口，这里正在兴修大水库，从坡上往下看，远处只見人来人往，黑压压一大片，有掘有鏟，有推有抬，夯声振天，熱鬧非凡。

新女婿怕这里人多惹人笑話，便皺着眉回头征詢媳妇的意見：

“我們繞路走吧！”

新媳妇：

“繞路作什么？怪远的。”

新女婿无可奈何地抓住籠头，顫顫巍巍地下了

坡，向工地走去。

水庫工地上，民工們担筐推車，往来如梭，絡續不断。

由十来个男女青年組成的打夯队在打夯，姑娘們都穿着过年的花衣服，其中一个姑娘打扮得特別漂亮，头扎一方紅头巾，一眼看去，就知道她是个刚結婚不几天的新娘子的模样。她在打夯队里担任着領唱的任务，領着大家喊号子：

“各位同志們哪！嗨哟！
咱們齐打夯呀！嗨哟！
大家加劲干哪！嗨哟！
实现水利化呀！嗨哟！
修起大水庫哪！嗨哟！
增产有保証呀！嗨哟！
过年不停工哪！嗨哟！
为的是大跃进呀！嗨哟！”

打完一行，停下休息，忽然其中一个青年发现迎面走来的小两口，就大声叫嚷起来：

“看哪！看新媳妇走娘家的呀！”

大家一时都把目光集中到小两口身上，并且开始評头論足起来，一个青年笑着說：

“新媳妇打扮得可好看，还穿着綉花鞋

呢！”

另一个青年說：

“大年初二走娘家，敢情是“躲灯”的吧！”

先前那个青年打着哈哈說：

“可不是，你們看，后面还跟着个赶驢的新女婿呢！”

接着人群中响起了一片笑声。

新女婿受了奚落，觉得很不自在，脸涨得通红，一心只想快点离开这堆起哄的人。

新媳妇也觉得不好意思，一陣紅暈，涌上脸来。

“范巧灵！”

忽然一个姑娘的叫唤声叫住了新媳妇，她回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打夯队那位新娘子装扮的姑娘，她是娘家村里的小同伴。这时她跑到新媳妇跟前笑着問：

“怎么这么清閑呵！是回家走亲戚嗎？”

“嗯！”新媳妇支支吾吾地說：“回家給爹娘来拜个年呵！”

先前那个青年这时候插进來說了句俏皮話：

“大概你們村的水利化已經完成了吧？”

另一个青年也插了一句俏皮話：

“难怪小两口这么自在呢！”

新娘子装扮的姑娘对这个打哈哈的青年說：

“別尽笑話別人啦！去年过年，你还不是送你媳妇去‘躲灯’，在娘家閑蹭了半个月。”

这个青年分辯地說：

“那是去年的老黄历了，今年全面大跃进，誰还兴这个？你看你自己，新媳妇的衣服还没脱，不也下工地来劳动了嗎？”

工地上你一言我一語地，把个新媳妇羞得抬不起头，特别是自己和面前这位刚結婚不几天的姑娘对比起来，就更显得自己落后，所以更羞得恨不得有个地縫鑽进去。

新女婿心里更是别扭，平白遭受一頓奚落，他是又急又恼，揚起皮鞭，朝驢屁股就是一鞭，小驢撒开四蹄，穿过人群，向对面坡上跑去，新女婿在后面不住的吆喝着，恨不得一下子飞上坡去。

工地上人們哄堂大笑，紧接着传来了繼續打夯的号子：

“大家往前夯呀！嗨哟！”

大家往前看哪！嗨哟！

那边小两口呀！嗨哟！

双双去躲灯哪！嗨哟！

人人都出力呀！嗨哟！

人人都劳动哪！嗨哟！

他倆可輕松呀！嗨哟！

就是臉皮紅哪！嗨哟！

嗨哟！ 嗨哟！ 嗨哟！”

小两口一口气上得坡来，在一棵大桃树底下停住了，新女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又当不住受了一陣嘲笑，脸上早已冒汗，他生气地把包袱和皮鞭撂在地上，蹲到树旁一个大石滚上，一面掏出毛巾擦汗，一面埋怨开来：

“都是你，惹人笑话！”

新媳妇羞意未退，委屈地说：

“我还不是为了你，怕繞路走太远，累了你！”

新女婿气撅撅地：

“我不是說这个，我是說人家都在劳动跃进，你却回娘家‘躲灯’。”

新媳妇也有点不服气，可表面上却不便挂火，說：

“怎么怪起我来了？‘躲灯’又不是我兴的，再說，我嫁到你們家快一年了，还不兴回趟娘家？”

新女婿被堵得一时答不上話，結結巴巴地：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他气得狠狠地跺了下脚，只說了一句：“你这个人哪！真是……！”

說完就很快地撿起丟在地下的包袱和皮鞭，抽了驢屁股一鞭，驢子一惊，差点沒把新媳妇摔下坐騎，只听得“哎呀！”一声，新女婿連忙上前抱住，新媳妇一把摟住丈夫的頸頸，才免于摔下来，她埋怨地：

“你看你！”

新女婿是又气她，又疼她，拿她实在沒有办法，只好把她扶正坐騎，便悶头跟着毛驢出了桃树林。

(五)

晌午，田野小道上。

两边是綠油油的麦苗，迎风飄揚。

三、五老农，駕着黄牛在地里犁地。

新媳妇懶洋洋地騎在驢上在前面走着，新女婿慢吞吞地在后面跟着，显然，小两口一路上賭气沒說話。

新媳妇心里多少有些歉意，所以就先开口說了話：

“快到家啦！还生我的气呵？”

新女婿沒理她，她又接着說：

“我在娘家少住几天，早点回来总該行了吧！”

新女婿看媳妇既然讓了步，也就开始和解說：

“好啦，好啦，誰还生你的气。”

一場小风波化为烏有，小两口繼續赶路。他們拐过一座小桥，走上进村的大路，路头尽处，村口在望。

村口前一垛土崗，大枯树上挂了块大黑板，两个十四、五岁的少先队员，一男一女，象哨兵似的，把住路口，手拿一截小竹棍，在教过路行人認字，一位赶大車的白鬍子老头正在被扫盲，他已經認过了黑板上的字。小女孩滿意地对老头說：

“难为你，老爷爷，耽誤你行路啦！”

老头：

“好說，好說，扫除文盲嘛，人人有責。”

女孩：

“看不出你这么大年紀，字还認了不少呢！”

老头象哄小孩似地作了个怪相，又說：

“噫！別看我快七十啦，这文盲的帽子我还不願戴呢！”

老头逗得小孩們格格格地笑了，他掏出烟袋

新女婿：

“認字？中！”說完牽着馬就往前走。

“等等！”小女孩搶前一步拦住說：“一个一个認，你認完了，再讓這位大姐認。”

新女婿擔心地朝媳婦看了一眼，新媳婦作了個漫不經心的表情，心想：“認就認，怕什麼！”

小女孩把新女婿領到黑板跟前，用竹棍指着黑板上的字，新女婿跟着竹棍所指之處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念道：

“人人都來學文化，
掃除文盲眼不瞎。”

小女孩說：

“好，大哥請往後站，”她轉向新媳婦招手說：“那位大姐請過來認吧！”

新女婿生怕新媳婦丟丑，就對小女孩說：

“算啦，別讓她認啦！她已經掃過盲啦！”

小女孩大公無私地說：

“不中，認識字也得認認。”

新媳婦騎着毛馬到黑板面前站定，她斜眼瞟了黑板一眼，心里樂開了，心想認這十四個字不算難。她剛張口要念，突然站在一邊的小男孩把黑板翻了個面，換了另外十四個字，新女婿不防這一手，擔心地注視媳婦，只見新媳婦也一楞，可是她

定睛朝黑板一看，很快就放下心来，原来这十四个字，她也全認識，这时候听得小女孩說：

“認認吧，大姐！”

“認認就認認唄！”新媳妇滿不在乎地說：“跃进跃进再跃进，
打破常規过新春。”

小女孩就象老师鼓励学生似的說：

“念得好，請你再把它的意思講講吧！”

“那还能不知道？”新媳妇嘴角挂笑，眼睛骨碌一轉，便侃侃而談：“先講跃进吧，譬如我們合作社去年訂了个全面兴修水利的规划，原定两年完成六个連环水庫，到去年冬天展开水利积肥运动时，把两年规划跃进为一年完成，后来群众又提出‘苦战一冬，大干一春’把一年规划提前为两季完成的跃进計劃，这不就是跃进跃进再跃进嗎？”

新媳妇面不改色地一口气講完，稍稍喘了口气，接着又往下講：

“关于打破常規过新春嘛……”講到这里，她講不下去了，倒不是她不会講，而是如果講起来，会和她自己的行为有所抵触。她用眼偷看了新女婿一眼。

新女婿已經察觉到媳妇講不下去的原因了，就

盯住媳妇，看她究竟怎么講。

两个小孩看到他俩的神情，还以为新媳妇講不下去在向新女婿求援呢，所以就繼續追問：

“講呵！啥叫打破常規过新春？”

“打破常規过新春嘛……”新媳妇在思想斗争，結果，她橫了橫心，便干脆地：“那就是为了赶跃进，大年初一就下地劳动唄！初二不走亲戚不串門唄！……”

刚才蹲在一边歇腿的老头，这时候站了起来，截住新媳妇的話，半严肃半玩笑地向新媳妇提出了批評：

“我說那位大姐过年回娘家，这思想可不大跃进呵！”

小女孩接着老头的話也向小两口展开了批評：

“你們既然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还这样保守落后，过年不劳动，到处串門走亲戚呵？”

新媳妇一时答不上来，旁边不知那一个看新媳妇認字的过路人插了一句：

“哈，瞧这一对小两口，說的比唱的还好听。”

这一下可羞坏了站在一旁的新女婿，刹時間只觉得面紅耳赤，冷不防跳下土崗，对准驢屁股就是一拳，小毛驢沒防这一手，撒开四只順风蹄，一溜

烟就闖过了文化崗，直向村里奔去。后面揚起一陣哄笑声，把他們送进村去。

(六)

村子里冷冷清清，人們都下地干活去了。

小毛驢在一家院子門口站住，这是新媳妇的娘家。院外一垛围墙，上面用白粉写着：“乘卫星，坐火箭，共产主义早实现。”几个大字标语。院子大門搭拉着，門簷下挑出一面“清洁戶”的小紅旗，門上貼了一副新春联，上联是：“革命惊醒千古梦，”下联是：“真理开通万人心。”橫幅是“全面跃进。”真是好一副气派。

新女婿一面扶媳妇下驢，一面气鼓鼓地說：

“都是你，叫你繞路你不干，又讓人家笑话一頓！”

新媳妇沿路受了两次奚落，心里早就又羞又愧，低着头只管一語不发。

新女婿一面在解开搭在驢背上的棉被，一面唠叨着：

“我早說了，社里劳动力不够，大家都在跃进，你偏要回娘家来”

新媳妇委屈地低声說：

“我回来‘躲灯’，你不是也同意了”